

2021.08

跬步集

不积跬步，
无以至千里。
-荀子



2021.0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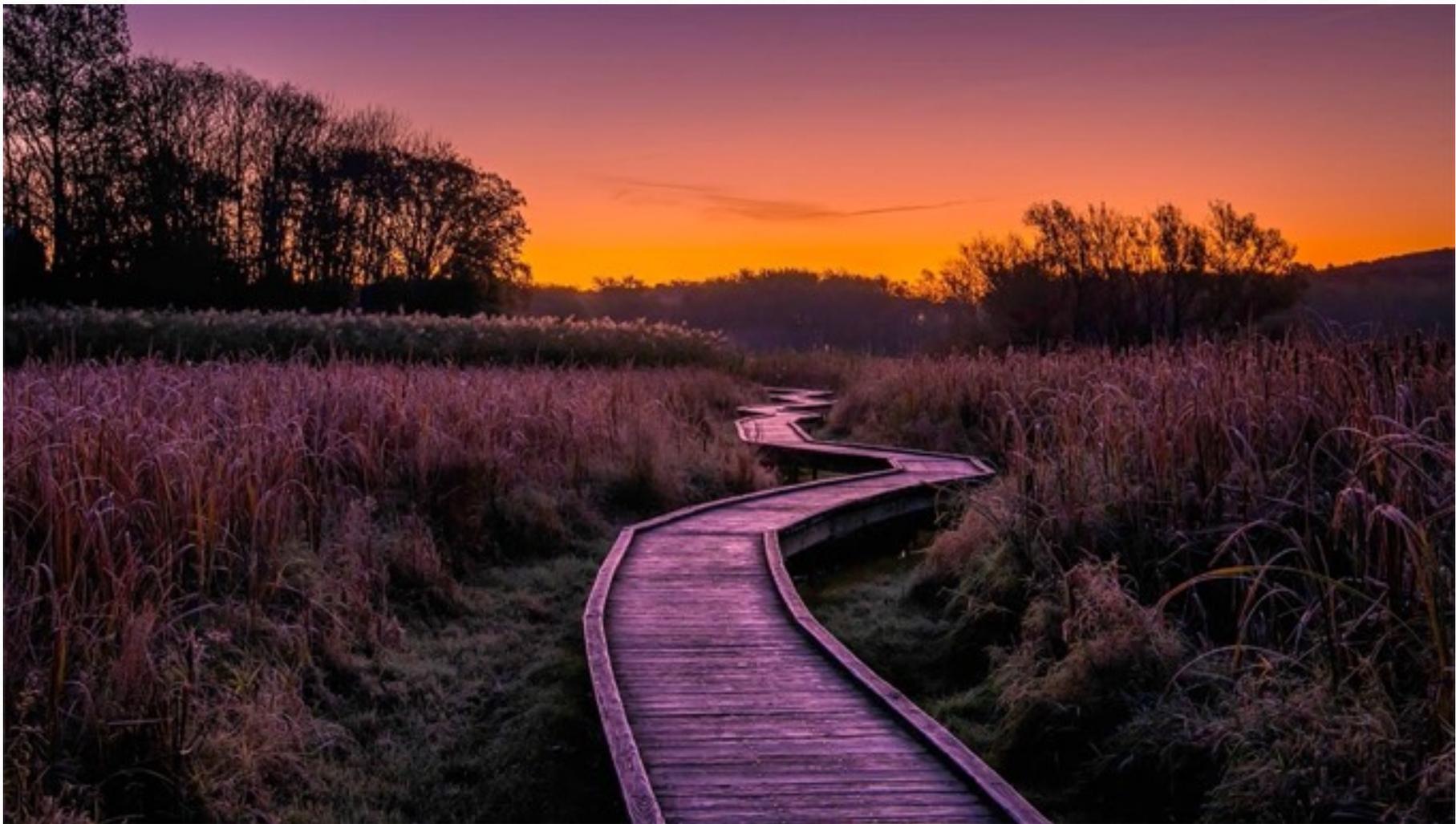
跬步集

不积跬步，
无以至千里。
-荀子



Column

竟已初秋



不觉初秋夜渐长，清风习习重凄凉。

9月2日，黄历上写宜动土作灶，忌安香开市，斗胆再加一条，宜撰跬步集。自然，这是个不论宜忌均得完成跑不脱的差事，谄上这么一句只是为了提振士气，给点积极的心理暗示罢了。

周遭熟络的人或许有所耳闻，前阵子于我而言并不算得上十分顺遂，经历了些不大不小的风浪。还好何其有幸，能入到宽松包容的

张老板门下，准我趁着快到暑假的当口回去歇段时日恢复回血，期间老师和时真姐姐时时嘘寒问暖，着实令我感动不已，如清流入心田，难以言尽不一而足。

风浪一起便难彻底平息，好巧不巧，前些天回穗时又被要求换了宿舍，移空调、搬行李、收拾屋子……折腾良久方才彻底安顿下来。临走时望着当初被填满而今空荡荡的屋子，竟有些时过境迁、物是人非之感，望望

日历，才发觉盛夏已过竟已初秋。也好，换个新环境整理好身心再出发吧。

新搬的宿舍窗外很美，
有棵像是桂花的树。

虽然并非出于本意，还是趁着这不请自来的假期和暂时稳定的疫情外出散了散心，和父母自驾去了山东一游。一路见了东营黄河入海，逛了青岛栈桥崂山，还访了济南大明湖畔……路上看着儿时便见过的风景，当初的记忆却早就模糊不清，只依稀留在印象中。有时我常常想，自己喜欢的并不一定是去到多么奇崛瑰丽的风景，而只是厌恶一成不变的安稳和贪恋出发时的那一抹新奇和期待，如是而已。当然其实不管你愿意与否，人生似乎总在出发，从这一站奔赴下一站或是从山川湖海到厨房灶台，直到终点前都由不得你拒绝。

不同的人会在不同的站台停靠，如同这期集子，有刚刚毕业发车不久的蓓蓓师姐，有已经在社会摸爬滚打数年的老李师兄，还有已看过很多风景的压轴张老板，虽是不同的车次和行进轨迹，可不同的风景与体会都定能拓宽读者的视野，令到未来的路途更加踏实长远。

那就先写到这吧，好像我的列车也在提醒检票进站了，虽然并不知道它将开向何方，去往何处。

新搬的宿舍窗外很美，有棵像是桂花的树。

我想来年花开应该会很香的吧。

MEMORY

毕业感言

胡蓓蓓



地化所的云是飘逸的，飘荡着情怀；毕业的心情是忐忑的，满怀着希望。犹记得5月20的那天，当答辩主席宣布我们顺利通过毕业答辩的那一刻，四年博士生活的点点滴滴不断闪现于我的脑海，那一瞬无疑是我博士生涯最开心的时刻。那天晚上，在宿舍躺着想了很久，回忆着四年时光的开心和快乐，回想着科研生活的痛苦与迷茫，向往着未来人生的无限可能，很晚才睡。其实，前一天晚上只睡了一个小时，但就是因为激动，睡不

着……最重要的，我在想我读了那么久的书（人生三分之一的时间在学校里度过），几乎没有什么社会阅历，对社会工作和生活很是向往。上了班后，白天忙于工作，晚上备考编制，偶尔工作日下班后去闹市区嗨玩到深夜，第二天顶着黑眼圈、裹着北方冬日清晨独有的寒冷上班。那时候并非没有体验到生活的艰难，只是觉得我们每个人都要或早或晚接受生活的五味，品味它的酸甜苦辣。也可能是我比较安于现状或是逆来顺受吧，

觉得这样的生活更有烟火气息。至于为什么还会走入读博的大队伍中，只能说“因缘巧合”。

这样的答案其实也不能掩盖当初对科研毫无兴趣的事实，没有兴趣其实也是一种体面的说法。至于当初为什么没有兴趣，大概是因为我偏科很严重，有些厌学吧。也不是从小就这样，大概是从初中时候开始吧。那时数学虽然不是很好，但也不是特别差，偶尔也会及格。大概是在学校开设英语课之后吧，喜欢学英语，成绩也还不错，但数学仍是不尽人意。偶尔会有单科第一和倒数第一的诡异排名，也曾被历届数学老师质疑对数学课程的学习是否用心，自习课时被数学老师打压着不准写英语作业。上高中文理分班时选择了理科。一方面，是盲从大部分人的选择，另一方面是因为无论是理科还是文科，都不能避免数学。现在倒不记不得高中生活多么累，就是觉得苦。大概是因为老生病，经常吃药，大部分上课时间都是晕晕乎乎的，强撑着听课、学习、写作业。上了大学，因为身体不好，除了上课大多时间就是窝在宿舍睡觉，不喜欢出去玩。毕业时又稀里糊涂的考了学校的研究生，遇到了朱先生，又被拉去考了博士。那时候他觉得我的生活极其糟糕：每日上班着急忙慌，下班无精打采。虽然忙忙碌碌，但是没有对工作的热情，也没有对生活的追求。

我读博的初衷是大概是为了开阔眼界，对自己的未来生活有清晰地定位，能够对未来工作有个规划，毕业后可以自主选择去高校工作或者更好的平台发展。

我读博的初衷是大概是为了开阔眼界，对自己的未来生活有清晰地定位，能够对未来工作有个规划，毕业后可以自主选择去高校工作或者更好的平台发展。我在地化所度过了四年忙碌又充实的博士生活，从最初的懵懂无知到现在认知的“冰山一小角”，可能也是进入科研生活的必经阶段。第一年主要是看文献，了解博士课题的研究现状和相关实验操作，同时抽时间开

当然还有朱先生的功劳，帮我在大棚里接上了自来水管，通了电、搭了台灯，顺便接手了搬运样品、换营养液和每天浇水的工作。

始摸索自己的研究课题。印象最深的就是种植物，从混土、育苗、浇水和收获，有了这个研究对象，才能进行后来的样品预处理、化学前处理和测定分析等过程。刚开始并不怎么顺利，在经历了育苗失败、还未露出土表就被虫子啃食、幼苗矮小发黄、青菜类植物被鸟儿吃的只剩根茎、温度过低生长缓慢等过程后，我终于明白如何让羸弱的小苗健康茁壮地生长。最后收获了几批生长正常样品，也看到了小小嫩嫩的胡萝卜、开着黄色小花的西葫芦，长着豆荚的大豆，还有最后结着大穗的玉米。当然还有朱先生的功劳，帮我在大棚里接上了自来水管，通了电、搭了台灯，顺便接手了搬运样品、换营养液和每天浇水的工作。慢慢地到了博士阶段的第二年，除了前期的一些探索外，后来的样品化学前处理过程还算是比较顺利的。一般早上九点进实验室，中间吃个午饭或者晚饭，直到晚上十一二点回宿舍休息。因为我的几个实验相对来说还是比较独立的，所以收获了样品后基本上就是做化学提取实验，然后测样和处理数据。总的来说这段时期过的还是比较充实和开心的，大概是努力就有收获的喜悦吧，所以当时对科研的热忱非常大，但这种热度差不多到写文章就慢慢消退了。大概是博二下学期吧，处理好数据画好图表就开始写文章了。从分析数据到画图，深度挖掘创新点和主要结论，感觉每一步都比较艰难。那时候都没有心思做其他工作，全身心投入地就想着如何写好文章，但总是写不好或者是写不出文章的亮点，所以总是一直在修修改改。一开始还好，看文献根据自己认识和了解把初稿写出来了，然后找FF师兄讨论修改，后来又找SR师兄改了几次。最后，辗转到张大奕老师手里，重新修订，最终完成投稿。可能是最初自己没有把实验设计好，或者是创新点不够，文章一直处在修修改改的阶段中。但是随着时间的不断延长，内心越来

在此感谢罗老师在我进入博士学习的各个阶段给了我许多鼓励与帮助，在我自我怀疑和摸索过程中给予我的肯定和支持，带我进入了科研的大门，有了继续从事科研的信心和勇气。

越焦虑，焦虑自己的第一篇文章还没写好，实验也没做完，何时才能毕业。这种状态差不多持续了一年多，在博三下学期的时候我进入了低落期。看着同时入学的朱先生和周围硕博的学生马上就要顺利毕业了，而自己毫无科研成果，毕业遥遥无期，更加焦灼和寝食难安。当时的自己被一种类似消极的情绪所遮蔽，同时也面临巨大的挫败感：实验做不出来，文献看不明白，时常怀疑自己做的东西没有意义。导致自己看文献、写文章和做实验都进行不下去，每天变得惶恐。那时候出现了疫情，寒假哪里也没去，就在所里待着。朱先生那时觉得我有轻微抑郁的倾向，所以一向反对我养猫咪的他，还从所里的水果店领养了小黑和小白。后来过了六月份，所里教职工陆续开始上班，学生差不多都回来了。因为文章和延期毕业的事找了罗老师几次，罗老师并没有因为文章给我太大的压力，觉得这个写作是个艰难的过程，每个人都需要漫长的分析、挖掘和打磨，这都是做好科研必须经历的。经过了疫情和半年的消沉后，我的心态慢慢发生了变化，已经没有太在意什么时候毕业了，觉得浑身轻松了不少。我一直觉得自己读博比较晚，想早点毕业，这无形中也给自己平添了许多压力。在此感谢罗老师在我进入博士学习的各个阶段给了我许多鼓励与帮助，在我自我怀疑和摸索过程中给予我的肯定和支持，带我进入了科研的大门，有了继续从事科研的信心和勇气。

最后再说说我的小黑和小白吧，它俩是2020年3月份朱先生领回来的。刚开始它们差不多才两个月大，小小的一只，我也生怕养不好。特别是小黑，胆子小，见到陌生人就躲起来，经常带着害怕、惊恐的眼神。后来朱先生去球场打羽毛球都会带着它们，它们慢慢地熟悉了外面的环境，活动范围也越来越大。7月

四年的博士生活，朝朝暮暮，花开花谢，潮起潮落。

份成年后，就开始和我的作息规律一样：我住三楼，它们早上九点出门，白天就在宿舍楼附近溜达，等晚上休息时再把它们接回宿舍。慢慢地，单元楼附近的好多学生都认识了它们，它们也很给面子的任由别人顺毛。当然偶尔也会被“嫌弃”，特别是小白（是只公猫），不喜欢男生，经常碰瓷漂亮的小姐姐，还会跟着去她们宿舍玩。甚至后来被吐槽，不给吃的就不让人撸毛了。有一段时间，楼下师弟说小白常站在他们一楼阳台，什么也不干，就和他“大眼对小眼”。

四年的博士生活，朝朝暮暮，花开花谢，潮起潮落。四年间有初涉科研的激动，有实验失败时的痛苦，有论文写作过程的艰难，有盼望毕业的焦灼，更论文发表后的开心。博士研究生阶段是飞跃的阶段，感谢地化所，感谢有机室，感谢张干课题组的帮助和支持，让我重新踏入社会的同时多了一份自信，让我有更多的勇气和力量开始新的征程。前路多艰，吾将且歌且行。

最后，祝愿课题组基业长青，桃李满天下；祝福每一位同学科研顺利，前途似锦！

MEMORY

毕业随感

李启虔



七月流火。这样一个充斥着炙热的阳光，滚烫的空气和喧嚣的鸣蝉的夏天，却是我最喜欢的季节。都说春华秋实，对于学生来说收获的时令往往却是夏季。很幸运今年能在自己最喜欢的季节里，收获人生中最重要的一個学位。回望在所里渡过的博士生涯，于我而言，既漫长又短暂。在博士毕业延期愈发的常态化、普遍化的今天，我相信也没有多少人会像我这样六年才毕业得了，这里由衷地感谢罗老师没有把不成器的我扫地出门。

短暂是因为在地化所的日子，每天都很充实快乐。这里有着包容且睿智的导师，融洽且团结的组内氛围，最重要的是可以做自己感兴趣的实验。我想自己应该算是个喜欢科研的人吧，看着提出的科学假设，通过实验设计并实现，这种从未知到已知的过程每每给我带来巨大的满足感。遗憾的是，这样的日子大概估计很难再有了吧。

那么大量的文献阅读和资料查阅就是一份份珍贵的新手育儿指南，辅导着我们的实验数据茁壮成长。

作为标本楼622活化石一般的存在，熬走了一代又一代的师兄师姐，迎来一届又一届活波可爱的师弟师妹，把同届的继兵熬到博后出站，办公室的座位逐渐调整升级到远离空调的前半段品质生活圈。这样一个老资历的师兄，觉得有必要把自己的经验教训总结下，然后师弟师妹们能以我为戒，希望对你们的学习生涯有所帮助。刚进地化所的时候，我也绝对没有想过会渡过六年的博士生涯，自己拖延症晚期是一方面，前期实验的不顺利也是另一方面。这里想强调的是，一定要早进实验室，这样才有充分的时间去试错，才知道实验方案是否可行；并且一定要及时的总结自己的数据，不要等着实验全部结束了在考虑写文章的事情。其实阶段性的数据得到了，就可以开始构思自己的文章脉络了，虽然现在一直强调不唯文章论，但是前提是你得有文章啊，以后申请什么项目都要五篇代表作了，再说没有文章怎么毕业呢，所以一定要积极主动的早发文章才行。

其次，当刚接手新的课题时，做不出来，失败太正常不过了。这样的课题才有挑战性，如果轻轻松松就能完成的实验，也显不出博士的水平啊。所以千万不要有压力，多看相关文献资料，可以不要只局限在数据库里，对于应用型的课题，可能很多国外专利反而能带给我们新的想法。就比如在我实验的前期，如何保证真菌在土壤中存活的问题整整困扰了我一年半的时间，最后还是从Lamar的美国专利中受到启发，将接种后的真菌培养基胶囊化才得以解决。所以对于进行的实验要有足够的耐心，记得有个从武汉来地化所做实验的小姐姐跟我说过要把实验当做自己的孩子一样呵护，当时的第一感觉就是哇塞，说的好有道理！那么大量的文献阅读和资料查阅就是一份份珍贵的新手育儿指南，辅导着我们的实验数据茁壮成长。

**“Science is not a
job, but a way of life”**

最后，一定要热爱生活！我觉得做科研的最大乐趣就是可以自由的做自己感兴趣的事情，对探索未知，使我快乐。很早以前听一位老教授的报告，名字早已忘记，但他用“Science is not a job, but a way of life”作为报告的结尾，至今令我震撼。热爱生活，热爱研究工作，把科学当做一种生活的状态一直是我追求的终极目标。然而现在的我成夜的忙于繁琐且程序化的行政案牍工作，去开一个又一个毫无意义却又必须列席的无聊会议的时候，总会回忆起在地化所的某个仲夏的夜晚，在有机楼里面手忙脚乱的过着柱子，等待正己烷一滴滴落入旋口瓶的时光；和眼巴巴的对准气质，看着总离子流一个一个出峰，犹如等待彩票开奖的心情。也许，那才是我想要的生活。

然而就这么的毕业了，心中当然满是浓浓的不舍。但是却一直未能和大家好好道别，那是因为觉得自己从来未曾离开。就像今年回来答辩时一样，明明是很久很久没来所里了，但是见到大家还是感觉那么亲切，完全不存在陌生感。所以在偷吃大仙私藏的小黄瓜和西红柿的时候，也是那么的坦然~~ 能在咱们课题组学习生活真是非常幸运，我知道不管我身在何处，背后总会有大家一直陪伴支持着我，而且我也会经常回来的啦。所以，再见什么的，好像属于完全没必要的字眼~~

最后的最后，读博的六年里我的身材也在横向发展的路上愈走愈远了，心宽体胖嘛，说明了我很快乐，但是还是不放对比照来处刑自己了，没必要不是。但是总要有图才好的呀，那就放一张大家组会后吃面的照片吧，里面的大家看起来都好快乐，这就是咱们课题组的日常氛围呀！我爱你们~~~



也许，那才是我想要的生活。

最后最后的最后，感谢伯龙大大在等我稿件过程中付出的永无止尽的耐心，心怀愧疚的我已经开始不知所云~~

INVITED

当时只道是寻常 (2)

张干



题记：“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一片森林，也许我们从来不曾去过，但它一直在那里，总会在那里。迷失的人迷失了，相逢的人会再相逢。” People who lost shall lost; people who met shall meet. —村上春树《挪威森林》

上周，我代收了Kevin Jones获得的2020年广东科技合作奖，并按他的建议，将部分奖金在所内分享。其中，@刘昕、@时真两位小姐姐，为整理/写作他的奖励推荐材料，愉快地贡献了诸多耐心。

再往前点儿，去年某日，我接到苏黎世理工大学（ETH）Steven Eisenreich的来信，问我是否愿意提名Kevin作为ACS Award for Creative Advances in Environment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奖。我欣然答应，写了封比较长的提名信，“痛诉”Kevin的学术贡献和中-英环境科技合作贡献。如众所料，Kevin获得了这个ACS奖。ES&T还专门为他发了个专辑，专辑的封面，正是我认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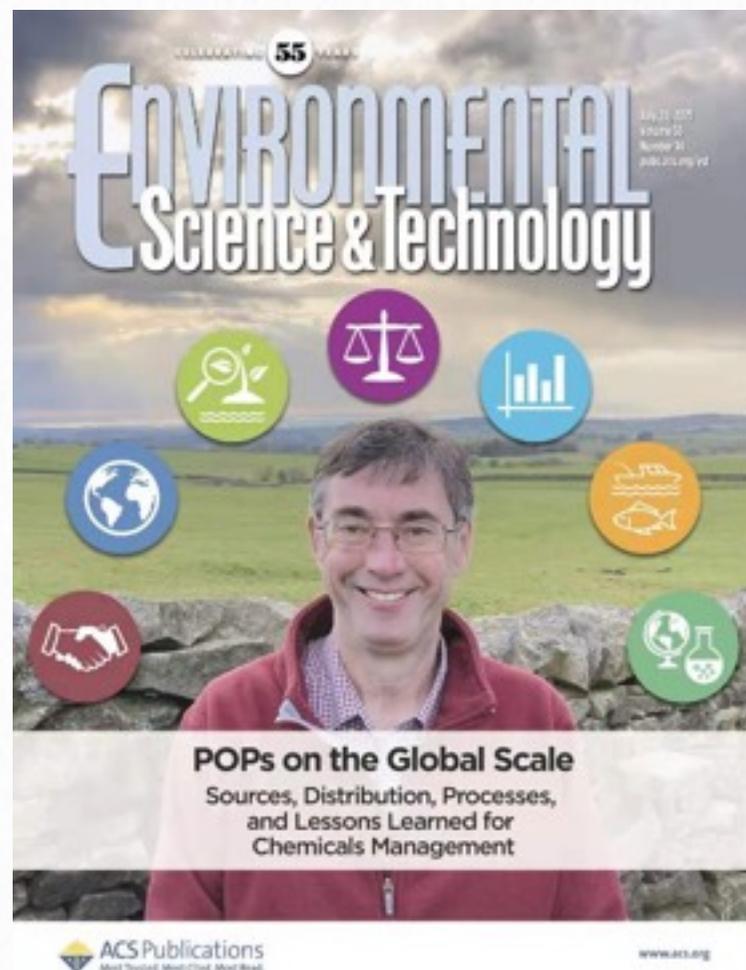
会后，我们做了简短的交流，就算是认识了。那时的Kevin，是“POPs”界风头正劲的“大神”。

极具喜剧色彩（cf Mr Beans）而又极真实的Kevin的照片。

前文说到，我第一次同Kevin见面，是在2003年爱丁堡的环境地球化学与健康（SEGH）大会上。那个时期，SEGH一直是由@李向东和英国帝国理工的Ian Thornton（向东的导师）“家族”一众师兄弟张罗的（他本人是当值SEGH主席）。主要议题，是偏矿山污染和医学地质。惟彼时，关于POPs的《斯德哥尔摩公约》刚刚于2001年签署，即将于2004年开始实施。因此，SEGH合时宜地特邀Kevin，就POPs作了个大会报告。一众“地质佬”对POPs不甚了解，报告后，提问题的人不多。我怕冷场，就提了两个问题—记得有个是关于热带地区在POPs全球生物地球化学循环中的角色的—他承认是个好问题、其中有很多unknowns。会后，我们做了简短的交流，就算是认识了。那时的Kevin，是“POPs”界风头正劲的“大神”。

现在可能难以想象，那时在环境科学系里的中国人，仅有我和隔壁办公室的张昊—当时她正因原创DGT技术而崭露头角。

2004年，我感到还应该去国外待几个月。在申请国家留学基金委（CSC）的高访项目前，问Kevin是否愿意当我的host。他欣然同意。当年7月，我第一次到了Lancaster大学。现在可能难以想象，那时在环境科学系里的中国人，仅有我和隔壁办公室的张昊—当时她正因原创DGT技术而崭露头



角。而在我刚到Lancaster、人生地不熟的头几天，还“注意”到走廊里有个亚洲美女在晃悠。看poster上她的名字叫Hayley Hung，但吃不准她是哪国人，便没搭讪。其实，她是加拿大超级“大牛”Don Mackay的关门弟子，中文名孔庆荣，孔门四十八代嫡系后裔，香港人。2006年，Hayley曾专程来所，我请@李军带她去找用于风道式POPs定向采样器的小型风力传感器（具体承担该工作的是她的博士生肖航—现在在城环所宁波分部）。2012年10月，Hayley邀我到韩国首尔国立大学，同Martin Scheringer, Tom Harner, Matthew MacLeod等几人一起，做头脑风暴，研讨大气POPs监测的未来发展趋向，并就此为AE写篇专文。我们在当地一家最知名的美食馆（Hayley是美食家—动不动就打飞的全球吃的那种）吃烤鳗鱼时，Matt已经在谈用大气反向模型估算POPs源排放的想法了。而恰是Matt，后来成了@李静的博士导师之一。李静可能不知道，她正要做的

POPs反向模型工作的原始思想，早早地，就写在了2013年的那篇AE里。

在兰卡本来是想思考一些关于青藏高原POPs命运的事。但事有因缘，Yuso Kobara（小原裕三）和Nobuyasu Seike（清家伸康）两人从日本来找Kevin，谈关于在亚洲一起做REACH的“生意”—Kevin的几个学生刚开了一个REACH Centre的创业公司，要我也参加。



（与Shinsuke Tanabe一起参观四国岛跨海大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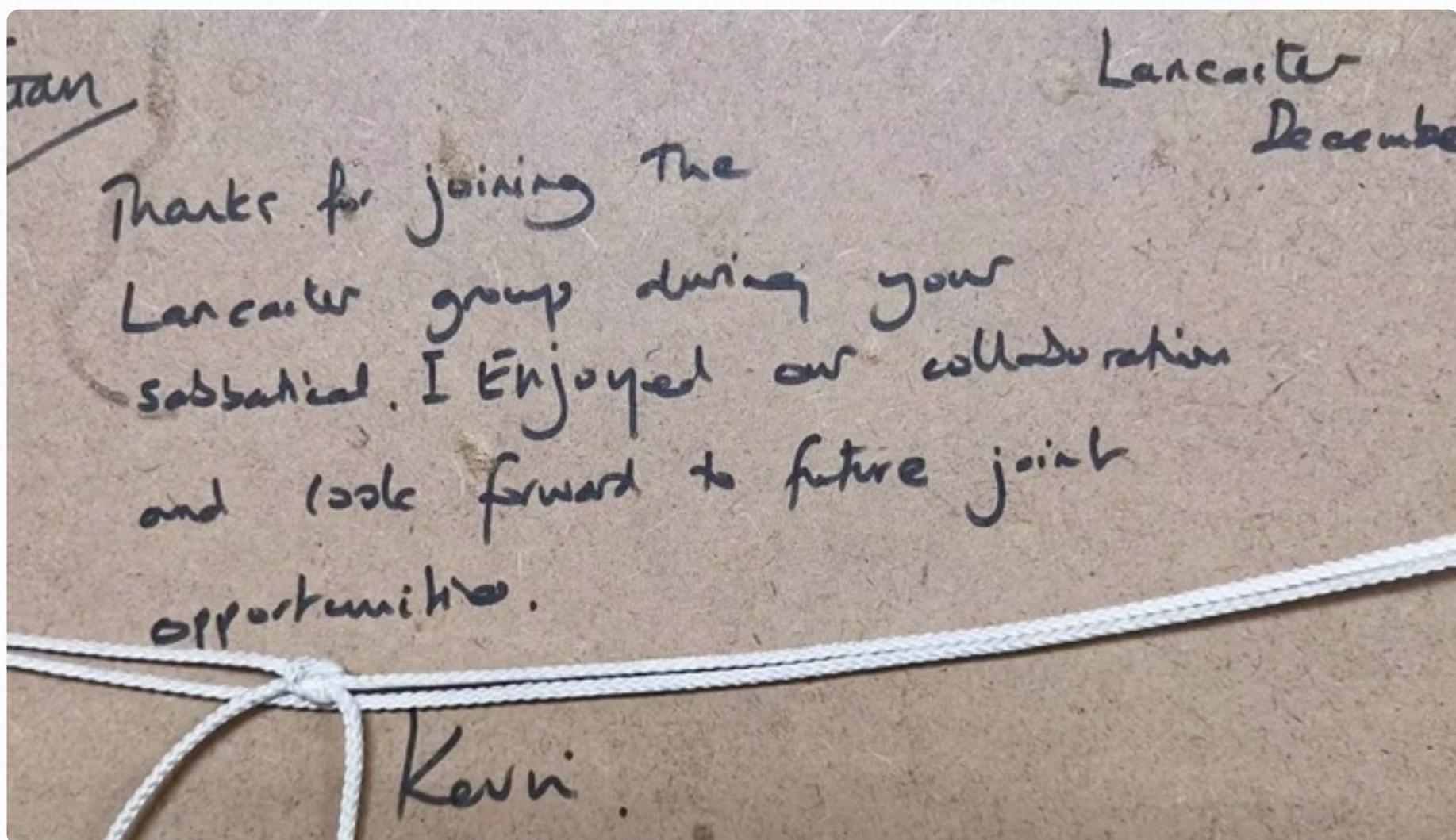
谈论之下，大家觉得一起在亚洲开展大气POPs观测，应该会比较有意义。Kevin建议由我来张罗。那时，Kevin和Tom Harner已经发表了2-3篇用PUF-PAS观测大气POPs的文章，分别由Shoeib（方法）和Foday Jaward（欧洲应用）两个学生打头。亚洲还没做。我于是做了个方案，提出中国南西—北东展布的两条平行线布点的方案，加上Kobara和Seike在日本列岛布点，Jajak在韩国布点，整体呼应，选择在气象条件较为稳定的9月同步布设被动采样器。这便是我们后来一直有工作、发表很多文章的亚洲大气POPs观测网的由来。而我们同Kobara和Seike的友谊，也因此一直保持下来。2005年，我访问了他们二人所在的日本农业环境科学院，在一个可以抽烟的小酒馆里，三人一起喝着清酒、体会美好的情景，仍历历在目。直到现在，无论何时说到要采样，Kobara都会第一时间响应，用他那日本式的专业精心，在日本全国布设采样装置、回收和邮递样品。2019年，Kobara有机会到深圳出差，参加大疆无人机公司的会议，临行来信，说要来广州看看我。我们一起对着小蛮腰，在珠江边喝啤酒，到深夜他才离穗返深。在组网上发blog时，我引用了本文题记村上春树的话，并翻成英文：People who lost shall lost; people who met shall meet（迷失的迷失了，相逢的会再相逢。见Kobaravisit the group | 优秀花园(garden-of-excellence.cn)。



除张罗POPs被动采样外，我还同Kevin谈到前述“深入南亚次大陆、进行POPs观测”的想法，说一时找不到突破口。他想起恰巧日本Ehime大学的Shinsuke Tanabe曾联系过他，希望他有空到访Ehime（爱媛）。于是建议我们一起去，看看Tanabe这位“印度通”有什么好介绍。2005年10月，Tanabe正式邀请我俩作为国际专家，给他新启动的Global

Centre of Excellence-全球卓越中心项目把关。在喝着清酒、吃着鱼生寿司的席间，我说到想去印度，Tanabe说：跟我走~。两个月后，我便踏上了印度的土地、吃起了咖喱鸡（我顿顿吃，因为不敢吃其它的食物）。Tanabe顺势介绍印度学生@Paromita Chakraborty来广州读博士。我欣然笑纳。Paromita其时是印度Annamalai大学的硕士生，为Tanabe的印度项目收集一些背景资料。她成了我们组的第一个留学生，与@林田、@海容们，结下了深厚的友情。她现在已经是印度做POPs的代表人物了。前几天，她说她得了新冠，出院后血氧一直不稳。愿她早日康复！

我可能是第一个同Kevin合作的中国人。他那时如日中天，虽然很nice，但对与中国的合作并不以为然。某种程度上，他的这种观念因我的访问而发生了改变。这可能与几件事有关。一是在Lancaster期间，我将“热带在POPs全球生物地球化学循环中的角色”这一我在爱丁堡SEGH会上问他的问题，转化为傅老师牵头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低纬度带POPs的生物地球化学及其对机体的影响”重大项目的立意，并邀请他参加其中由我具体负责的长距离迁移与大气-地表交换课题；二是我和@邹世春一起申请获得了关于抗生素污染的广东省重点基金，他对我们组比较广阔的方向布局有些惊讶（那时他自己并不想做PPCPs，只说keep an eye on it，但几年后，他大步转向PPCPs）；三是我做了一个关于亚洲大气POPs观测研究计划的报



其实我是决定同他长期合作、不断做大蛋糕。历史证明，我的决定是对的。

告，一众在场的都比较服气（包括对我的英文口语水平）；四是在亚洲大气POPs被动观测数据出来后，他说是否可以让参与实验分析的博士生Foday Jaward（现任塞拉利昂环境部长）作第一作者，我和他共同通讯，而我却干脆让他做唯一通讯。这当是很出乎他的意料。其实我是决定同他长期合作、不断做大蛋糕。历史证明，我的决定是对的。

自那以后，Kevin渐渐成了Lancaster大学的Mr China。到他组里访问和留学的中国人换了一拨又一拨。在担任Lancaster Environmental Centre (LEC) 主任期间，他更是把大量时间花在推动中英合作上。兰卡也继香港理工（@李向东）后，变成了我们组的“分部”。@李军、@潘苏红、@刘向、@罗春玲、@刘昕、@刘頔、@姜懿珊、@郑芊、@毛书端、@宋孟珂、@李继兵等（还有@谁？），都因此有了兰卡的访问经历，也都成了

Kevin的朋友。我从不干涉Kevin与其他中国机构的合作。但事实是，在同中国机构或人员谈事儿之前，他都会发邮件，说明情况，问我如何评估，我本人是否happy with it。我想，如果我说 No，他也会说No。

时真从兰卡博士毕业后，成为我们组的博士后，出站留所，人称赵老师。

2011年，Kevin开始与联合利华（Unilever）合作，要在中国开展PPCPs研究。Unilever出资资助了4个PhD Studentship。2011年10月18-19日，Unilever在其位于Colworth Science Park的研发中心，召开Risk-based Chemical Management in Asia研讨会，并隆重推出了4个中国PhD，记得一个是朱樱、一个是陈伟、一位不记得名字了，还有一位，就是@时真。时真从兰卡博士毕业后，成为我们组的博士后，出站留所，人称赵老师。

(未完待续)